

櫻女

七 亂

櫻花乱——日本集

萧耳 著

桜の乱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櫻花乱

——日本集

萧耳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樱花乱：日本集
YINGHUA LUAN: RIBEN 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花乱：日本集 / 萧耳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598-1924-6

I. ①樱… II. ①萧…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109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889 mm × 1 230 mm 1/32

印张：10.125 字数：182千字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册 定价：5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踏月而归，世上人稀（序）

李敬泽

《樱花乱》一部，写东瀛日本之花事人事，钱塘女史萧耳所撰。

东瀛樱花最盛，然西湖边亦有樱花。春三月，杨公堤畔，明月照人闲走，蓦然间，水边一树樱花，无人知，正放正落。

站在那儿看着，就觉得，该有一支笛子响遏行云，把心拔到天上去，就该有一支尺八，暗咽侘寂，把心一寸寸沉到水底。

樱花看罢，踏月而归，世上人稀。

萧耳是杭州人，应看过西湖樱花。对我来说，此樱彼樱皆樱也，天下樱花只是一棵，但萧耳是不一样的，萧耳爱远方，中产阶级爱月亮，萧耳浮槎于海，飞去飞来，也不知跑了多少趟，偏要看日本樱花。

关于萧耳如何不一样，有必要在此略说几句。

比如，萧耳此人，我与她相识十几年，一共坐过两次她开的车。头一次是什么车我忘了，第二次我记得清，因为那是一辆可上山可越野可以开着打劫或者亡命的雄壮的 SUV，萧耳就开着这么个庞然大物在杭州城里转啊转，那时尚未进入 4G 时代，没有导航，萧耳找路基本

靠自问自答自疑惑：咦，怎么还没到啊？咱们现在到哪儿了？别急啊，慢慢走，总能到哒。

我不急，因为上一次坐她的车就曾迷过路，萧耳迷路一点也不奇怪，我只是觉得萧耳这么多年在地球上飞到东来飞到西，一直没把自己丢掉，这是一件奇怪的事。

萧耳喜欢的事，包括糊涂和迷路，不糊涂不迷路怎么会误打误撞进出桃花源或樱花源？除此之外，萧耳喜欢花，喜欢十几年、几十年的陈年老友，喜欢乱翻书，喜欢闲聊天，喜欢精致的器物，喜欢摇滚，喜欢茶……

总之，萧耳此人，历了几世几劫，本来大概也是什么山什么峰下一块废石，然后过了南宋，与姜白石为友，到了晚明，与张岱厮混，是个没用的人啊，是个讲究的人，她所讲究的事甚多，也可以说唯一事，叫作美。

对萧耳来说，美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为标准，她为自己建立乌托邦。这样一个人，写一部《樱花乱》，上卷名为《花落》，洋洋洒洒皆是花事草事，跟着萧耳看花去，诚为人间一乐，此人也不知读了多少日本书，也不知看了多少东瀛花，反正她是目送落花、手挥五弦、随口唱花名，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怎么写都是一树花开没道理的好，怎么走都迷路，但路若不迷哪里有良辰美景奈何不了的天？

读着《花落》，忽想起这萧耳必也曾是紫式部的闺密、清少纳言的知心。《源氏物语》《枕草子》的好，也正在不用心。紫式部与清少纳言皆在深宫之中，经历盛衰兴废，看着高楼起，看着白茫茫，但奇怪的是、有意思的是、今日的读者观众理解不了的是，回首前尘，写一部书，竟然无宫斗、无机心、无谋略、无怨恨，只记得月色潮声，只记得人间欢好寂寥。所以，她们的书皆是随便无结构，因为并无执着的目的要成功要当皇帝或皇后，所以只是此生此世信马由缰一路走，走着便是好的，走到后来不复得路，书也就写完了，也不过花落、刀落，花离了枝头，人等来了命里的刀。

《樱花乱》的下卷是《刀霜》，写的皆是日本史上人事。写英雄写枭雄、写武士写名僧、写茶人写俳人……写花事无成败，开花了不是成，花落了也不是败，写人事难免成败，难免考究人生的路如何走。对此，萧耳实不在行，每当萧耳想谈谈，我就感觉是坐在她的车上，听着她自言自语地嘀咕——怎么回事啊……好在萧耳眼不在焉心不在焉，她看人也如看花，看的只是美不美，好也罢坏也罢、成也罢败也罢，她所见所赏的只是那风仪那姿容那刀光闪亮鲜血迸溅……

——这当然是有问题的，我很不赞同，人毕竟不是花，或者说，在人这件事上，美不美实在和好不好、对不对脱不了关系。当然，有时候，好不好、对不对判然分明，但有时，说清好不好、对不对也是天大难事，难言矣难矣哉！英雄如曹操、英雌如武则天，都是一眼看

到了底，随你们说去，谅你们说也说不明白。越说不明白就越有人说，明白人相信自己说得明白，糊涂人如萧耳则只说一件事：美不美。她可真是精神上的颜控啊，她所要的是摩罗之诗摩罗之力，她要绝对和极端，生命便该是樱花，只有浩然盛放和断然凋零，只有这两个瞬间。

好吧，萧耳就是这样一个人。十年前，我给她的书写过序，那是《小酒馆之歌》和《女艺术家镜像》，书里都是西洋文化史上的奇人怪杰，是人性与天才与激情的种种灾难现场。那时我就知道，萧耳有一种峭拔偏至的趣味，她喜欢刀锋上的舞蹈。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切安好，兴致勃勃，依然爱刀锋，爱刀锋上的花与人，而且文章越写越好，最好时如樱花之乱，令人深哀。

2019年6月9日

樱花乱不乱（代序）

很快就到“花见”的日子啦。

日本古谚语说：“樱花先于其他花开放，勇士也要先于常人。”

吉田兼好称，樱花的花期，大体说来是从立春算起的七十五天，也有人说，是从冬至算起的一百五十天内。虽然日本人都相信“每一棵樱花树都是会开花的”，但樱花的花期通常只有七天，七天后就一日日地凋败了。生命的绚烂与短促一直是日本人的执念，所以有位死于肺结核的作家说，“樱树下埋着尸体”。

日本人爱樱花，爱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樱花最早亮相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中，托身于古老美丽的神话传说，乃天照大神的孙媳妇木花佐久夜姬化身而成。后嵯峨天皇首开樱花宴之风，于是有了名为“花见”的樱花节日。

有樱奴本居宣长，亦有樱花诗人西行法师。史书《日本书纪》中最早出现“樱”字，故事说某位天皇泛舟时，樱花落在他舟上的酒杯中。从此，樱花成为那唯一。中国人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日

本人则说“人中武士花中樱”。爱樱如梦，也爱樱落如梦断。樱花之美，直抵生死。

自称“樱奴”的本居宣长是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有和歌“人间敷岛大和心，朝日烂漫山樱花”。“物哀”一词，最早就是本居宣长提出的。他认为人的喜怒哀乐诸情中，只有哀情才是感受最深的。川端康成也认为“物哀”是日本美的主流。日本人崇尚物哀之美，是最易感伤的一个民族。春花秋月，夏露冬雪，清晨的苍苔，呦呦鹿鸣，浪涛拍岸声，黄昏时渔翁烧藻时所冒的轻烟，河上捕鱼的都鸟，夜间草丛里的蟋蟀，映于袖上的月影，都会惹动他们的物哀之思。

物哀之叹，构建了日本人一生的情感格局。日本人感叹“命犹露珠兮易消失”，各种绝美的、凄美的咏叹调绵绵不绝，流传到今世。《古今和歌集》中有一首，“吉野山兮宿无常 / 世事人事多忧苦 / 隐居岂得兮山他方”。又有《古今六帖》中的和歌云，“身自忧兮何足言 / 犹似芦苇生风里 / 飒飒饮泣兮处中原”。中国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日本人感叹生死无常，却不见有恰恰好的理性。有时候哭哭啼啼的，动不动眼泪就停不下来，和歌里也老是有“袖不干”之类的句子，都有些让人诧异日本人的眼泪竟如此之多。

日本的哀歌，真是多得漫山遍野啊。读一部《源氏物语》，那么华美的平安时代，上至天皇下至公卿，都是养尊处优的，他们却还在感叹世事无常，春花秋月地无尽感伤，动辄就想出家。这在中国人看

来，似乎是有些过分。是日本人不懂得节制情感吗？或许感叹世事无常，只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习惯，就像中国人过年必说“岁岁平安”。

中国人讲变中的不变，讲易逝后的永恒，日本人则像是反过来的。日本人说时光易逝，生命易逝，韶华易逝，爱情易逝。于是樱花、朝颜和夕颜、紫阳花等，统统被赋予了悲剧性的易逝感。

一休禅师说，插花不宜插盛开的花。因为盛开的花，令人想到的是盛大的悲。

忆起一则幽艳花事。《平家物语》虽是一部“战记物语”，里面却也有跟樱花有关的风雅逸事，说的是有位贵族青年藤原成范，被称作“樱町中纳言”，此人乃风流潇洒的藤原家贵公子，他钟爱吉野山的樱花，于是在自己的封地内种了连绵的樱花树，又在樱林中造屋居住。春天之时，前来踏春者便将此处唤作“樱町”。据说“樱町中纳言”惜花成瘾，于是向日本神道教的太阳女神祈祷延长樱町的樱花花期，竟然如愿，太阳女神将樱町的花期延长到了二十一天。这位“樱町中纳言”，正是平安时代大美人小督的父亲。小督号称“宫中第一美人”，色艺双绝，又是抚琴名手，大有其父风范，她深受天皇宠幸，但终因宫中斗争，二十三岁就被迫出家，幽居于嵯峨，一生也如樱花般易逝。

“樱町中纳言”的花事，不由令人想起则天女皇命洛阳牡丹提前开放的逸事。又有宋人林和靖，在杭州孤山结庐种梅，以梅为妻。《红

楼梦》中晴雯死后成了芙蓉花神，黛玉是绛珠仙子，贾宝玉原为神瑛侍者。可见，古今中外之解语花，都能唤出花的灵性来。

日本文人中，从古到今都不缺爱樱花成痴者。生了十一个孩子的明治至昭和时代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最爱大岛樱，爱到“想到此花，虽死亦乐”，故请求人们在她墓前植大岛樱一株。她将丈夫与谢野铁干死后的诗集命名为《白樱集》。自己死后的戒名为“白樱院凤翔晶耀大姊”。

日本的植物，除了樱花和象征皇家的菊花，还有一种深受人们喜爱，就是松树。和式庭院中摆枯山水，松树是少不得的。樱、菊、松这些，怎么总让人莫名会想到生死？

但也有超脱了的。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使平安时期的又一个女子青史留名。伊是平安时期有名的女歌人，书家藤原伊行之女右京大夫。右京大夫是侍奉皇后建礼门院的女官，类似写《枕草子》的清少纳言当时侍奉中宫定子的女官地位。右京大夫曾与太政大臣平清盛的孙子平资盛相恋。资盛在平家诸子孙中，文采斐然，擅作和歌。随着平清盛的权势日盛，平家诸子也在向贵族子弟的生活和爱好靠拢，竟渐疏于习武弄剑。于是悲剧不久就发生了，平清盛去世仅四年，平家就在平源两武士大族的战争中败于屋岛，平资盛也随之跳海相殉。建礼门院出家为尼，资盛的恋人右京大夫也只得在花样年华哀哀出宫隐居。之后，后鸟羽天皇即位，右京大夫再次入宫。这位右京大夫或

许是位淡定的女人，看多了豪门沉浮，爱人已逝，她依然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之中，写写和歌。

她写下了这样一句：“世间之事也并无变化。”

日本的主流文化，却是咏叹万物变移不定。

日本人常说，“世事无常”“紫阳花像世人的心，日日变迁”，悲叹命运之不可把握，但右京大夫在经历诸多生离死别之后，仍说“世间之事也并无变化”，不免令人狐疑。她是故意这么说来掩饰内心之波涛，凄绝之艳愁呢，还是一个女子的心胸，真的能海纳百川，任凭世事无常，而我心依旧呢？

木心也评说日本人，说他们有武士道精神，无论复仇、侵略、建设，都一鼓作气。中国人向来喜欢卖老，而日本人不卖老，也不太贪生。为了让年轻人活得更好，更有向前的勇气，他们毫不拖泥带水，古代时穷困的日本人干脆把年满七十岁的老人背上山遗弃，由着他们自生自灭。

今村昌平的电影《楢山节考》，说的就是把母亲背上山以省口粮的故事。要在中国，是最大的不孝。徐庶可以借口奉养老母出工不出力，曹操都拿他没办法。二十四孝图里居然还有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同样走极端，但与日本人走得南辕北辙。

木心说，“日本如浮萍，没根没底的。非常狡猾，头头是道，没有下文。日本人不可以谈恋爱，也不可做朋友。很怪，但终究是乏味的”。

我见过的说日本文化的，没有比木心说得更妙的了。《文学回忆录》中，木心又说，“日本国旗很有象征性，很倔强。有魔性，有恶意。很刻苦，也很享乐”。这话虽有些傲慢与偏见在里头，却是绝顶聪明的。当年的中国文化在日本势力最强盛时，远远超过今天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势力，但日本人在“媚唐”“媚宋”之时，并没有被中国文化的灿烂所迷惑，而是十分聪明地引进，吸收。内田树教授的《日本边境论》一书中，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喜欢论述自己国家特殊性的一个群体。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歌词源于《古今和歌集》中收录的《贺歌》，而国歌的谱曲却与西洋人有关，始作俑者乃是英国军乐团教师约翰·威廉·芬顿，又说明了一重对立和统一。

木心说得有趣。日本本国没有一个伟大思想家出现，是因为在日本人的居所里待着，思想会停顿的，太恬淡，娴雅，太有情趣，思想就少了。那么中国虽有思想家，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也有居所的原因吗？

尽管如此，对日本的许多事物，我是有喜爱之情的。这一层的爱慕，再追慕下去，还是喜欢中国自己的文化，如今你到哪里去追怀唐宋风流呢，不如还是去奈良、去京都，去日本的种种跟日常生活相关的仪式中寻觅、识别吧。

目 录

第一辑 花 落

菊事	03		
红叶	09		
梅花	17		
宵待	21	阴翳之美	90
百合	28	花魁	96
月色	34	小町	102
浮舟	39	清小姐	108
紫色	45	舞伎	115
将雪	50	白拍子	122
细雪	55	朝颜	127
樱桃与蒲公英	62	荷风	133
牛车	66	思无邪	140
唐衣	76	风化	147
窥香	85	登徒子	152
		寒塘渡鹤影	158
		徒然草	164
		浮世绘	172
		草子	176

第二辑 刀 霜

无刀取	183		
武士的样子	187		
策士	194		
西行法师	200		
英雄薄命	206		
比叡山僧人	212	落魄武士	246
猴子	218	耽美之惑	252
信长之舞	225	祇王	258
利休之茶	233	美人市	264
无情与多情	241	柔顺	268
		女武士	275
		狐狸	283
		异色	287
		金阁寺	294
后记	303		

第一辑
花落

